

欽

岡

齋

筆

塵

耕圃齋筆麈第二冊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西瓜不見於本草草木子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之然胡嶠陷盧記云征回紇得此種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則五代時已有之矣而松漠記聞諸書又言洪皓使虜攜以歸何哉劉楨賦曰藍皮密理素肌丹瓢陸機賦曰縹文抱綠被素懷丹張載賦曰玄表丹裏星素會紅斯皆非西瓜無以當之而三子皆晉人也

則謂五代始有者亦謬耳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使非西瓜安有所謂五色者哉果清上人在余齋中讀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有云財帛相侵猶能安忍小諍義理卽大瞋恨風馬不交是名諍論瞋發相不解風馬不交之義以問余余應之曰馬喜逆風而奔風

南則馬北故曰風馬不交言其違忤不相順耳若牛則喜順風而奔故北風則牛南而馬北南風則牛北而馬南故曰風馬牛不相及也所謂背馳者也

益智子療滑脫之病甚効蓋其功能收攝而不澀滯故余於下利遺精帶下諸症每喜用之而味苦氣辛不堪敵然古人每入食品晉唐公答盧循書曰損餉六種淡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卽於僧中行之二十六國春秋

日盧循爲廣州刺史遺裕益智粽裕乃答以
續命湯觀雜和委雕盤方厭永夜歡之咏則
當時以爲奇食故循之遺裕猶其餉遠公未
必含譏諷也其予止雜五味中若椒桂之用
或鹽曝以下酒而蜜煮爲粽者乃取其外皮
耳

王維画雪中芭蕉世以爲逸格而余所知嘉善
朱生因以自號然梁徐摛嘗賦之矣拔殘心
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色葉漬

雪而傍枯則右丞之廬固有所本乎松江陸
文裕公淡嘗調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
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時閩中大雪四
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
美人蕉乃知冒雪着花蓋實境也

李廓庵先生嘗爲余述其師趙浚谷先生之議
論也浚谷名時春爲嘉靖丙戌會元仕至都
御史勲名著於邊陲歸廓庵先生以女妻之
其子有雋才不課督以舉子業廓庵恠而問

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微一日故不欲
兒曹爲之廊庵曰某謂近年舉業日盛一日
先生乃以爲微何也浚谷曰子試舉近代舉
業之佳者以示余余爲子剖之廊庵因檢得
十先生稿信手揭得瞿昆湖子使漆雕開仕
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曰子所取此文
佳處何在廊庵因指其講子說處云卽其不
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於未
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

谷曰吾所謂近年舉業之救正指此等處也
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
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
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
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
爲漆雕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卽如近
日撫按奏吾鄉災傷若止敘目前凍餒流離
之狀天子必爲之惻然憐憫而蠲賑乃云
若不蠲賑則他日必爲盜爲亂而國家且受

其禍以禍怵之而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
論高中玄若言其剛愎褊急無宰相器度彼
亦何辭乃云他日必爲秦檜李林甫言者非
聖人何由預知其必爲此耶中玄素以豪傑
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
柄用其恣睢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吾老矣
子當親見之乃信吾言之非過也已而部覆
陝西災傷得旨果無蠲賑而隆慶間起高
公於家以閣學涖吏部首考察科道黜向時

言事者一一如趙公言

京師軍人將受糧於倉先期給籌輒賣之南人利其價廉每買得籌以受糧於倉都察院經歷劉雲嵩庭芥家人方執籌赴倉行至皇

城東墻下見羣丐中有一童子酷類其主幼子所謂五叔者因恠而熟視之其子疾呼某人救我乃知真是五叔趨而負之羣丐皆散走歸及門讓其門者曰爾何不謹視門戶而令羣丐誘五叔以出使不遇我奈何門者曰

五叔適假寐館中未嘗出何子言之謬也愕而排入館中則假寐者已不見而背負者昏噤不能言時余與同館諸公會於盛學士

訓

私第太史楊荆崖

道賓

與劉同邑親見而言

之於時諸公莫不駭嘆更數日所謂五叔者始蘓自言爲羣丐誘出月餘矣爲脫其衣寘陰溝中而衣以破衲晝行乞於道夜則宿於神廟爲神所呵逐輒棲息門廡下果於陰溝中得衣其在館者僞也戶部郎陳景梧之子

與同學一日師賞其所爲文亦輒喜躍丁無

他異陳爲其僚于振方

仕廉

言之于以告余

皆疑其爲鬼余謂是狐耳誘之相與爲丐而
又代之爲學生矻矻讀書作文有何意味此
怪可謂好事矣於知事則未也因相與爲之
一笑

蜀人江鍾廉以進士知吳江縣調獻縣涖任次
日以謁府官至河間比婦則妻女皆暴卒口
鼻有泥窒之既不勝惋愕因詰父老其故則

前此有劇盜反獄爲圍守不得出突入知縣衙攻者不敢格第縱火焚之殲焉遂爲崇前令虛其舍而處他館有年矣江將至吏以修衙之費視修館倍省故乾沒其金而爲此江甚恨之言於府罪其吏而徙居於館方泄事家人駭奔而出曰鬼又至矣江亟入內則一婢方發狂若有所附者江責之曰吾受命宰一方未嘗得臯百姓且於爾無宿讎爾已殺我妻女矣乃猶矜我不休謂我不能奏於

帝誅汝耶婢言吾非鬼崇卽夫人也自公
赴郡之夜見被髮裸身者數人入室猝余出
二姐驚叫抱持我因并猝之至一街有人隨
而解之曰彼與汝無讎猝之何爲數兇乃捨
去我因謝其人且曰我知縣夫人也汝亟覓
轎來送我歸衙舍且厚勞汝其人曰夫人誤
矣此已入冥司非告於主者不能自返吾引
汝告之因引入一官舍見有貴人方據案理
事我趨前陳說求歸貴人曰鬼不能妄殺人

或汝命盡當來俟吾檢之然遷延數日不卽
檢吾哀懇再三始檢之則與二姐陽壽皆未
盡賢人曰汝母子當再生顧宅舍壞矣奈何
我因號泣不已賢人意殊不安又慰我曰今
卽予汝善處且爲男子勝前生遠矣汝母悲
泣因命人引我至所應托生之家楚中巨室
也因產期尚遠故以間來報公公其善自愛
因悲不自禁其形則婢其言音舉止眞夫人
也此萬曆戊子歲事同年張容宇

輔之
黃慎

軒輝爲余述之甚詳黃與江同鄉素相善而
是時黃之尊人方同知河間府其所目擊也
江旣寃恨不已張真人過其邑求其行遣而
竟無纖毫之驗乃謾言是蛇精爲祟業已遣
之去矣知其故者莫不哂之嗚呼今之善良
受屈者不得於明猶覩得於幽不謂其中貴
人亦爾爾

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夏小正人月鴽爲鴽
二物變化如鷹鳩然田鼠亦名鴽鼠屬鼠

鼠脚絕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
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莊子云鼯鼠飲
河不過滿腹卽此駕卽今所謂鵲鵲也鵲亦
多有鼯鼠及魚化者不專田鼠又魚鼯亦或
化爲田鼠楊文公談苑云正道二年夏秋汴
人鬻鵲者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
者李時珍云隆慶辛未夏秋大水蘄黃瀕江
之地鼯鼠遍野皆鯽魚所化蘆稼之根啣食
殆盡則鼯之化不獨一種也又謂鵲鵲爲二

物鶉則始由蝦蟇海魚所化終卽自卵生故
四時常有之鵠則始田鼠化終復爲鼠故夏
有冬無鶉有斑鵠無斑然未之親驗也適聞
鄧孺孝藝鼓載與余游鶴林見田鼠問余以
化鴽之事余以爲鼃黽余不復記憶當由誤
記談苑而以蛙當田鼠耳

余爲庶吉士時館師韓敬堂先生每邀入火房
劇談自世務外於星曆太乙壬遁之學無所
不究先生嘆曰惜子不遇趙文肅公文肅公

爲館師時日孜孜爲余輩苦口如子所談者
無所不談惜吾輩素不諳習無所領解三十
年來僅見子耳又述文肅公一日至館謂諸
吉士曰昨晤張太岳訊吾何以課諸君吾應
之以方令讀楞嚴經太岳搖首曰也太奇然
吾思之諸君少者幾三十歲長者逾四十矣
人壽幾何不以此時奇更待何時耶

甲問乙曰吾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吾有
千金矣何爲敬事子甲曰吾不予子千金子

敬事我乎乙曰子不子我金我何爲敬事子
甲曰吾與子中分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中
分之則我與子等耳何爲敬事子

萬曆庚辰余與外舅于見素翁同下第歸至南
陽則新建知縣張可庵棟亦寓宿焉外舅酌

之張中席而嘆曰公等無以得失介介取科
第無關文字唯有命耳余曰何謂也張曰余
以癸酉應應天府鄉試而同邑朱明山熙洽

應順天府鄉試有友人與吾兩人者至契也

望吾兩人之捷甚切一夕夢見鄉書余與朱同捷而余第五十九人覺以告余余謂是夢其不驗矣明山與吾南北異榜安得同鄉書乎友人曰今同鄉敘同年者不論南北皆同籍是安可泥也迨榜出余無名而數日後明山捷報至其第五十九人與余同姓名蓋安肅人也迨余丙子領鄉薦亦五十九名造物者何其巧也夫科試未有朕兆而名之高下已預定於數年前何關文字乎

龍溪儒學教諭翁

正春

將赴南宮試祈夢九鯉

湖夢神謂之曰三人同行一死一故意甚惡之已而狀元及第其第二人晉江史繼偕第三人崑山顧天竣也

余應己丑會試與從兄德謀及同年史崇質甯顧寅同宿呂公祠中祈夢余且陰禱於神以二親年邁恐不及見余登第倘是年不當第則願減己壽以促其期已而就寢至夜分諸君皆覺曰無夢是時外舅于見素將南歸未

有定期其寓在 朝之西而余寓在 朝極東日日穿朝往候送是夜余夢穿朝如平時而已意以是晝所歷熟境未必神告而崇質曰子其登第矣是入朝之兆也已而余果倖第謂已驗矣迨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院寓西而院東辰而往未而返無不穿朝者然後知此夢之淡而有味也

嘉靖中分宜嚴相公嵩生辰館中諸公往賀之至則江西諸士夫皆在焉少頃嚴出江西諸

公罄折以俟時新鄭高中玄拱笑於列嚴顧
問中玄何笑高曰適見老先生與賢鄉諸公
相接偶憶得韓昌黎鬪雞行兩句云大雞昂
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笑嚴亦爲之大笑蓋
是時館閣諸公僚誼浹洽無先後尊卑截然
之隔故當分宜權可炙手時而新鄭諱之無
所忌今不復有此風矣

隆慶初大學士華亭徐公總機務而新鄭高公
負氣不相下臺省交章論之高公遂罷居數

歲徐公亦罷而興化李公當國時士大夫數
人家居邑邑不得志欲求復用與丹陽邵芳
商之芳曰是固未易圖也李公以恭默居位
何暇論繩之外乎公等卽欲起廢誰爲王者
是固未易圖也諸公曰雖然必爲我圖之芳
曰今新鄭家居久矣主上以青宮之舊不
能忘情顧其居約左右無從臾之者諸公誠
各捐千金芳爲居間則高公必起高公起必
重德諸公而後事可圖也諸公曰善乃裝爲

遣邵生邵生以萬金市諸金寶奇貨至新鄭
高公第叩關者曰丹陽布衣邵芳求見相公
門下高公固不欲久之乃見所以接遇之甚
倨立語斯須高公奇之乃索坐侍於西隅復
語良久高公起而握手曰吾老友也因寘上
坐命酒食盡歡夜分乃罷辭歸邸詰旦邵生
復造高公門不見高公見其左右曰始吾聞
而公豪傑士未之信也昨與語殆百所聞曷
不出其餘以澤天下而高臥爲左右曰今

上左右無推轂者公卽欲不高臥豈可得哉
邵生曰吾必欲起公公強爲我出我且不別
公兩月後晤於長安邸耳左右相與目咲之
曰敬諾邵生卽之長安先使人宣言諸大璫
東南有大賈至多奇寶大璫爭延致之邵生
固利口遇之者莫不盡懽恨相知晚也邵生
有寶刀長尺餘搏之成丸大璫欲得之問價
幾何邵生笑曰丈夫意氣相投合何論貨哉
卽解贈之太璫喜日畱邵生款洽有間因說

曰今元卿已不任事而新鄭高公最賢去
不以罪上以講幄舊宜思之公等何不從臾
令復起而澤天下哉大璫曰謹受教顧上左
右衆宜捐數千金贈遺之吾聞高公貧安能
辦也邵生曰吾與高公素昧平生特爲天下
故言之信如公言當盡捐吾囊以裝爲諸賢
人壽大璫許諾不數日而高公果復相則前
家居首謀諸公頗以次起用高公頗修華亭
隙吳中監司承望風旨多推辱之追逮紛紜

徐公意不自得門下呂生智士也名與謀之
呂生曰此獨去新郢可耳吾當爲公行乃持
千金至長安一莊皇帝朋高公與江陵張
公受顧命輔政呂生喜曰吾事諸矣乃使客
說高公曰大行帝握公手而以少主
屬公公何以自效哉高公曰誓捐軀報國無
足言者客曰固也今事有最急者非公莫可
行高皇帝時改太宗正院爲宗人府而以
秦王領之晉燕周楚爲之貳公所知也高公

曰然然靖難之後不復設矣今奈何客曰宗
人令雖不設而國無長君儲貳未建則親王
未之國者不遣豈非祖宗深意哉正德中
欲令榮王就國則廷臣動色而爭之土木之
變非 邸王在朝宗社之計未知所定也今
主少國疑如此而公方宴然奈何言報國
乎高公懼然起把客臂曰此先帝神靈教
公言也敬聞命矣容退則呂生宣言傳入宮
中高公將援立外藩不利於社稷 皇后賢

妃聞之大驚且不信乃令妃父李偉造高公
探之高公曰親王領宗人府 祖制也今當
復之李還報曰信矣乃私降旨責高公卽日
屏出國門野史氏曰余兄弟嘗造邵生辯士
也甚喜余余退而謂家兄曰是其言動浮誕
且豕形禍不久矣無何高公罷相江南撫按
陰檄郡縣詭致而支解之呂生者殺人亡命
河套中三年盡得其山川險易城堡虛實圖
之謂不難於攻而難於守畫守之之策若干

條以說總督曾公鉞曾公喜以白元樞賢溪
夏公有旨兵且起矣會 上入分宜嚴公言

謂其生事開邊釁夏公曾公皆弃市呂生復
亡命後以貲爲鴻臚丞今老矣意氣勃勃猶
不減少壯時嘗過余信宿而別未嘗忘有爲
也呂生固善謀然適會 莊皇帝之變高公

自以 上師傳遇大璫倨張公又與之有隙
故呂生計得行豈非數哉元樞之重一起一
廢權在布衣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耕可哀

也夫

世宗皇帝晚年多忌諱每賓興鄉書以文涉刺

譏下 詔獄者非一嘉靖乙卯袁文榮公

諱

主順天鄉試首場首題曰仁以爲已任不亦
重乎次日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讒於上

者曰首題下文云歿而後已此攷官意在詛

皇上也 上甚怒問徐文貞公

階

曰仁以

爲已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徐對曰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 上大喜遂不復問

欽相嚴文靖公性持忌余先聞繆仲淳述之甚
詳萬曆癸未秋嘗以疾招余療治余至其第
時日初晡耳公諸子皆盛服出迓賓主儼然
相對至於然燭而不見余訝問之則公自擇
戌時見余公諸子亦時時以指候鼻息左右
驗時之至否良久乃見每坐起必回還曲折
數步乃行問之曰向喜神方行耳明年夏疾
劇欲自就余醫爲諸子勸阻遂畱蘄州而令
所親邵生來迓余余遂破暑以往公聞余至

卽發舟歸常熟見余於舟中旣診脉疏方童

子以黃牋進

公所用必黃牋曰此天地之正色也

公諦視大怒

投之地長公中祕

治

責童子曰柰何以此紙

進余取視之牋面有研人物形不甚可辨問

中祕此何故事而諱之中祕曰乃三顧草廬

耳迄今不知其諱之何故也遇僮僕素寬至

無畏憚每對客坐左右嬉笑喧然或相撲擊

馳逐屢觸公身公宛轉避之而已初拜吏部

尚書命家人治具以俟旣自部歸家人白已

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諸君耳吾受
主恩深不可以負而瑾私實必自汝曹始以
夙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
慎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皇恐受教訖
任無越軌者至今稱冢宰清謹必數公公舉
動乍見之若可笑然其寬仁謙和規行矩步
汪汪如千頃陂自當於古人中求之何可復
得也

隆慶間古長城有圯者中有小棺無數開之人

形衣冠儼然皆長數寸一僧棺中有梵字經一卷一婦人棺中有銘旌曰某王某某妃之柩不知所從來吳中治兵憲使徐公節親見之爲王荊石先生說乃知大槐安國未必寓言金匱首條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唯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醋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

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
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
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故實脾則
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
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
有餘是其義也餘藏准此

王去聲醋
即酸也

上工

治未病不治已病見靈樞逆順篇肝病實脾
乃七十七難之文而仲景述之補用醋云云
則仲景之辭也嘗以問學者皆不了其義解

難經者亦復憤憤若以肝病爲肝虛則何不
補其腎母而補脾土反生肺金以爲之賊乎
若以肝病爲肝實則又與肝虛則用此法語
相悖戾且實脾又能傷腎以致心火盛金氣
不行而肝氣盛則肝病何時而已乎此治肝
補脾之要妙乃起死回生之祕訣而不熟讀
素難則仲景瀟心委之草莽而已今不憚饒
舌博證而詳著之 素問玉機真藏論曰五
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

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
而當死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
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
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
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
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
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
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痺腹
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

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
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
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癰當此之時
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傳之心
心卽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
此病之次也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
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
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
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

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
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
也 右風邪入表蓋傳之緩者也 標本病

傳論曰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效

傳脾金

三日脇肢痛

脾金傳肝木

五日閉塞不通身

痛體重

脾木傳脾土

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肺病喘欬三日而脇肢滿痛

脾金傳肝木

一日

身重體痛

脾木傳脾土

五日而脹

胃傳

十日不已死

冬日入夏日出

肝病頭目眩脇肢滿三日

體重身痛

脾木傳脾土

五日而脹

胃傳

三日腰脊少

腹痛脛痠

脾胃土傳腎木

三日不已 死冬日入夏早

食

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

脾自傳胃

二日少

腹腰脊痛脛痠

脾土傳腎水

三日背脇筋痛小便

閉

傳勝

十日不已 死冬人定夏晏食

腎病

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脇筋痛小便閉

傳腎

三日腹脹

腎勝脾木傳小腸火

三日兩脇肢痛

小腸傳心

二日不已 死冬大晨夏晏晡

靈樞勝脾三日而之上之心三日

而之小腸此乃倒置又兩
腹肢痛非心痛當有外誤

胃病脹滿五日

少腹腰脊痛脘痠

胃土傳腎水

三日背脇筋痛小

便閉

傳膀胱

五日身體重

膀胱水傳心火身重非心病誤也

六

日不已 亥冬夜半後夏日暎

膀胱病小便

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脘痠

膀胱自傳腎

一日腹

脹

腎水傳小腸火

二日身體痛

小腸傳心體痛亦誤

二日不已

亥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

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及至三四藏者乃可

刺也 右靈樞經謂之大氣入藏蓋傳之急

者起王太僕云有緩傳者有急傳者緩者誠

一歲二歲三歲而歿其次或三月若六月而
歿急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歿
婁全善云王氏此言甚能推廣經意然不能
驗日數者但驗病之次傳如心先病心痛次
傳於肺或欬或喘次傳於肝或脇痛或頭眩
次傳於脾胃或閉塞不通或身痛體重或脹
或泄次傳於腎膀胱或少腹腰脊痛脛痠或
背脇筋痛小便閉如此者必歿無疑累驗有
准鄰人趙氏始病脇痛半載次傳之脾腹脹

而歿又卜叔英嫂氏始肺病喘咳次傳之肝
頭眩不寐次傳之脾腹脹而歿又楊白鹿師
始脾病腹痛次傳之膀胱小便淋閉次傳之
心胃痺痛通身青脉而歿蓋心主血脉故也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歿問藏者生何
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
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於肺肺傳於肝肝
傳於脾脾傳於腎腎傳於心二藏不再傷故
言七傳者歿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

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母子自相傳周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故言生也

七傳者死卽素靈所言諸病以次相傳皆有死期不可刺者也間藏者生卽素靈所言間一藏及至三四藏乃可刺者是也然傳其所勝不必皆歷七傳而後死故婁全善以七字爲次字之誤 玉機真藏論又云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會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

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
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
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
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
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
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
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
暮也 受氣謂受病氣也 通前觀之乃知
治肝補脾正爲大氣入藏室治法故曰起死

回生之祕訣也邪正相爲勝負今正氣橫傾
邪氣泮衍無與爲敵故曰大氣也因正氣橫
傾故謂之虛苟未至乎是皆作實論也故曰
虛用此法實不用也本爲實脾使肝之邪不
得傳於脾卒之脾實而肝亦治故歷推之自
脾能傷腎以至於肝氣盛則肝自愈也或曰
脾氣盛則水穀之氣盛水穀之氣盛則五藏
之精亦盛而腎有所受而藏之故曰補腎不
如補脾此何爲言脾能傷腎乎曰輕病緩治

可論一氣之相生重病急治卅論五行之相
尅孫兆宋名醫也虞部郎中汪奉老疾革有
子可升當遺表奏廕名孫診之孫以爲不可
治可升曰生且固難如何可延三日以待奏
回孫曰郎中之患肝氣將絕脾土反勝當後
脾土大旺肝氣乃絕方今日辰巳間當畧瀉
脾土使不能勝肝則木且未絕三日後早奏
下當日氣絕若以一氣相生之常論之則瀉
脾豈所以延生亦豈所以扶肝乎明者可以

不言而悟也曰病之初起杳然而來何以知其爲大氣入藏而用此法乎曰以五診得之諦視其邪正之分數以定強弱勝負而知之如肝病先從喘咳來其爲七傳所不待言若從心痛來卽防其傳脾而預實之緣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必傳之於其所勝故也然則未至乎是者當用何法乎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其法不一而足經言之

詳矣

米元章云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
通書區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
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
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柯敬仲云看區本土
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
遇勝友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
誇奇鬪異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畧知
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剝疵類用心計購至於

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不彰若賞鑒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常目力不定者或爲所惑已收一物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阻難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按二公宋元賞鑒名家故其說如此可爲好事者頂門之鍼矣然柯說又不若米說之脫灑也米顛於書畫中俗氣脫盡得不爲千古英傑余甚喜之常有志博易奈所當多俗子何唯吳康虞有韓幹畫馬米元章

書天馬賦一卷畱余處數年不問可爲破俗前輩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癖胷中丘壑幽映迴繚鬱鬱勃勃不可終遏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誠不在画也自六朝已來一變而王維張璪畢宏鄭虔再變而荆關三變而董元李成范寬極矣至黃子久則脫卸幾盡然不過淵源董元今士大夫能画者多師之川岑樹石祇是筆尖拖出了無古法便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不知量也

余有黃子久廬數軸雖不能如唐宋高古然
舒之屋壁則覺山川雄渙林木鬱茂烟雲滄
滓乃其落筆亦自適逸想其時有兔起鶻落
之勢今人有此乎

三代秦漢廬可見者金石耳猶可想古人典刑
也漢李翁五瑞碑所圖者黃龍白鹿連理木
嘉禾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下武梁祠堂
廬記自伏羲至夏桀齊公至秦王管仲至李
善及萊子母秋胡妻長婦兒後母子之類合

七十六人雖形質粗具而古朴可玩繪事不古於此矣

漢人多圖厯於墟墓間范史趙岐傳云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厯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冢在荊州古郢城中嘗見不其令董君厯碑圖數人展墓一樹扶疎係馬其上下有三鵝一龜甚高古漢人麟鳳二瑞碑極多今鎮江府學有二石

余於一骨董處得唐人雪景乳牛圖尚是宣和

舊裝失去徽宗題識標綾別以新者綴之後
俱元人詩跋想宋亡後流落民間舊絹上隱
隱有戴嵩乳牛圖五字筆法高古遒勁意非
嵩不能到也後以構屋乏資託吳康虞售之
聞今在何侍御

淳文處

嘗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有宣和題識而厘譜
無之想自庚子譜成後購得者余家有唐人
雙鈎郭填右軍長風賢室飛白三帖卷脫落
止存睿思東閣印章今書譜亦無之此類甚

衆善鑒者不泥也

畫譜采薈諸家記錄或臣下撰述非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如山水部稱王士元兼有諸家之妙而宮室部以息隸目之之類許道寧條稱張文懿公淡加賞愛亦非徽宗口語蓋仍劉道醇名畫評之詞也

劉道醇名畫評列許道寧妙品稱其精妙得李成之氣而柯敬仲不甚喜之謂早年畫俗惡太勝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

妙理嘗見道寧秋山晴嵐圖一大卷敬仲跋
爲晚年之作了無獎語物固係其遭乎

宋南渡郭有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師李伯時
白描人物山水惠陵極愛之每見輒加題品
余家藏蓮社圖人物差短筆法磊落作出水
紋謝靈運所騎馬極不佳且不布景當是諱
其所短也李嵩工人物花鳥蕭炳善山水余
家有二人奉高宗詔合畫中興六瑞圖而名
畫賞鑒以炳爲宋季人殆未之湊考也

吳偉畫仙釋人物神采生動下筆亦道緊但不
古有一種俗氣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甚濁
俗平山張路傳其法徒汗酒肆壁間有上官
呼之不至撈其左手而使之風始華報也

國初太倉周元素善畫高皇帝嘗命寫天下

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奏曰臣雖粗知繪事
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
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高皇帝卽
秉筆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曰陛下

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高皇帝笑而頷
之當時天威嚴重臣下奏對往往失措而元
度酬應雍容如此其智略固不凡也所作必
可觀今不復見矣

今人画佛菩薩草草數筆備諸醜態前人無是
也余嘗於嚴道澈家見沈啓南補陀觀音則
此老已作俑矣萬物有體萬事有法愚而自
用諱拙以爲奇言之短氣

友人吳康虞有李伯時画王荆公定林蕭散圖

荆公跨一衛氣韻如生一奚奴負字說前驅
一奴後隨一松挺秀前度一橋一僧一士人
立於橋側後圖蔣山全景乃爲陸佃農師作
後有農師跋悟今載集中趙文敏公跋數字
亦甚佳按回譜亦有定林蕭散圖今此風無
宣和題識是**一本**

唐子畏風多周臣筆**具**眼辨之子畏師周
臣而青於藍雅俗之辨也或問周臣風何以
俗曰祇少得唐生數十卷書耳

友人嚴道澈有周砥画一卷佳甚砥元人以詩
名不聞能画乃知耳目之所不及掛漏多矣
題字學蘓長公亦佳舊藏海虞一士人家沈
啓南見而愛玩不釋手士人捐贈之啓南感
其意爲作銅官秋色圖啓南平生落筆蒼勁
故學倪雲林不甚似此則幾逼真矣後因其
父追覓復索還因裝作一軸王元美先生題
云啓南欲以已画作鴈媒不意併媒失之遂
成延津之合無論得失皆佳事也

前輩評書者謂黃庭經象飛天仙人今世所傳
石刻本嘗  不類後韓敬堂先生出示宣

和藏本前標經是徽宗題字黃素完好織成
烏絲欄中用朱筆界行筆筆飛者真有凌空
之勢乃知前人所稱蓋指此也陶穀跋云山
陰道士劉君以羣鶩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
是也米南宮以爲是六朝人書竝無唐人氣
格跋云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鵝相贈
因李曰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

歸舟  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
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
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僞
作唐人以歷贊猶爲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
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此卷在元章家不知
何時歸內府今亦無元章跋豈進御時去之
耶

韓先生又有王右軍小楷曹娥碑真蹟亦是絹
本今石刻止存髮髻耳先生謂有云周公瑕

天球

嘗泥舊說謂有千年紙無千年絹吾以此示之始信絹有不止千年者

韓先生又有樂論真蹟字畫勻整適美不類黃庭芝娥後有河南奉詔排次小字二行世傳此論是右軍親書於石不知何又有此本米元章書史云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僞好物豈此本亦其儔乎又見一士夫云吾家有王右軍樂毅論真蹟所從來最久具有源流他皆

僞也然未之親見

韓先生出示一卷宋徽宗題云展子虔春遊圖
余謂是唐以後人筆先生不憚問子何以知
之曰子虔北齊人何得作唐衣冠先生乃服
今宣和廋譜中亦未載

智永真草千文嘗於御史大夫袁公

貞吉

家見

之用大麻紙真書頗類今中書體乃知雲間
沈度學士兄弟蓋步趨此老者絕與石刻不
類

李伯時蓮社圖後有李元中跋小楷遒勁縱逸而不越規矩嘗於骨董吳生處見之今長洲文氏刻入停雲館帖乃無一筆似其画則贋本也

王右軍筆陣圖字畫文章皆不類晉人而米元章不以爲僞又有執筆圖後有褚遂良跋亦非唐人語然其執筆之法則固有所授矣東陽陳及時甫跋云先人諱夢魁字希元登咸淳甲戌進士大德末典教岷庠至中歲畱意

書法嘗於同里趙文叔家得王右軍執筆圖并文序跋其圖則懸腕者二腕就几者一載於張彥遠法書要錄目中而不見其文先人言獲此本依其執筆似覺紙上有瑟瑟蠶食葉聲隨意所之畧無滯礙其法當大母指對用食指頭以小指疊無名指倚管則腕回而筆正忽使管歸於食指第二節內則鋒藏而筆直然用事又全在中指運動取力於肩則字畫秀潤氣骨遒勁矣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此右軍筆圖之所以不可無也
余患失先人所傳因攜至松江遇錢氏慶餘
甫名裕者錢塘人也其家貧而好學慕義資
鉛槧養親以孝聞一見此本惜其不廣傳於
世欣然爲余鋟梓以成余志庶幾易於披閱
幸得與天下後世工書者共之彥遠豈專美
於唐哉至正辛卯正月二日

元國子助教汶上陳繹曾法書本象云唐太宗
開三館命虞世南歐陽詢褚亮于至能等撰

翰林密論教三館書手其後玄宗命張彥遠
增修又撰翰林禁經未及上進漁陽兵起藏
彥遠家至宋彥遠孫孝祥以書名朱文公張
直公皆從孝祥受書法孝祥孫卽之書名益
振先曾叔祖文林府君年二十一登科妙年
多暇畱心藝事盡心力以事卽之求二書不
得竟以奇計取之有錢塘陳思道人者善事
卽之頗窺管豹見於書苑菁華者得什一焉
延祐中先人之官澧陽風濤失櫓書多蕩逸

繹孫童年羸疾先人慮其夭祿禁絕羣書唯
許游心書翰以此研究積年頗能記憶嘗爲
學者述法書要訣又述禁經提要散在人間
不著家藁吳郡時彥舉案書筆訣年過知非
又加十載目昏心耄非復昔時勉備忽忘隨
筆所及襍體寫之曰法書本象禮士笏魚須
文竹大夫本象以備忽遺故取此義余觀古
法書唯風韻難及漢書多局蹙唐書多粗糙
唯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

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
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韵相勝落筆散藻自然
可觀此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此所謂法外意密論禁經之闕文而余所自
得也大要書體有十二一曰古文二曰小篆
三曰漢隸四曰八分五曰楷書六曰真書七
曰小楷八曰行書九曰草書十曰小草十一
曰章草十二曰飛白書法有十二一曰執筆
二曰血三曰骨四曰筋五曰肉六曰平七曰

直八曰圓九曰方十曰偏傍十一曰分布十二曰變化大要在心清眼高見廣功熟

大篆 古削竹爲筆管中盛墨汁於竹簡上作字直流筆鋒水注簡上員運之縱橫出鋒皆三過筆自然筆筆爲蛇蚪形也注淡則圓出疾則活援腕則開闔自如其變爲懸針爲薤葉爲柳葉爲剪股爲幡信爲鵠頭爲橫印紅文

小篆 李斯初用竹筆句墨爲難吏牘多以章

程得罪軍中期會尤難之蒙恬乃以鹿毛爲
柱免毛爲被今之毛錐筆是也作平直筆首
蹲鋒畧如大篆先鎗提後蹲駐乃視鐮仰向
背三過行鋒尾先提駐視乾燥蹲之後鎗迴
鋒作圓左肩常不足右肩常有餘自左肩下
施而右以成環則圓矣作方右肩欲低左足
欲長乃可中度其變爲玉筋爲金錯爲繆篆
爲模印紅文

漢隸 蒙恬筆行未遠程邈以章程臯繫雲陽

獄作徒隸之書以獻轉圓爲方則筆缺矣有
古匾圓方四體秦隸多古漢隸多圓去篆近
也盛唐成方後漢漸匾變八分矣法賢藏鋒
穩重訣與楷書同肥用蹲法瘦用提法書碑
石時用去其難識者乃佳

八分 漢光明以後吏文嚴急隸書復不足用
上谷太守王次仲作八分書隸從小篆回鋒
故遲八分從太篆出鋒則加疾矣太篆圓而
從出八分方而橫出捷之至也法險峻道健

餘同楷訣以其筆鋒橫出故體須微匾也

楷書 動合楷法謂之楷書執筆合法筋骨血

肉合法平直圓方合法偏傍分布合法變化
合法方可謂之楷書凡作楷書須筆筆依法
書之鍾繇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
顏真卿七家乃合楷法其餘不過真書耳楷
書變化皆象本文如樂毅論端人正士不得
意黃庭經象飛天仙人洛神賦象凌波神女
也

真書 真書真謹之書亦謂隸書十種隸書此其一也官府表箋及寫諸經史用之務欲便捷整齊以爲觀美而已唐人所謂經生字是也亦從楷書中來但逐字結束不暇筆筆合法耳其筆法粗率而分間布白乃更嚴於楷書也鍾繇孫權表亦是真書智永千文凡題真草者卽是真書褚遂良薛稷柳公權皆慕楷書而不得其法不過名書未得爲法書也又有正書偏傍皆欲合六書之正寫六經用

之真書則偏傍唯取巧便如祇通永轉袖袖
通祇省點之類

小楷 小楷筆畫欲小而皆中楷法也顏真卿
黃庭經楷而不小以其筆畫滿字分也褚遂
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以其方圓平直不中楷
法也欲小有法五分九宮止可四分點畫如
此則傍密間豁寬裕有容五分字中有方丈
氣象矣一君欲靜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
短小此小法也欲楷有法一血二骨三肉四

筋五圓六直七平八方九結構十變十者具
備謂之楷書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
有小東方朔像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
方丈在五分中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曹娥
碑五分字四分畫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
法象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腳隨風洛神賦頭
足用力而胷腹憊然天僊水仙宛然可見樂
毅論勁正而擎歛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遙以
寫二賢之性情力命表柳葉溶洩於光風象

微臣之遇寵曹娥碑花蘂漂流於駭浪似幼
女之捐軀巧画不能摹雄文不能寫而形容
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精鬼神
之翰妙惟小楷爲能得之所以數帖神護神
持傳寶百世也必求善本先用鮑版依八法
模榻次用褚紙准九宮臨倣功夫精熟變化
自由矣

行書 後漢中葉文牘益繁八分真楷猶不能
勝杜度乃作藁書鍾繇更加精麗謂之行書

其法以筋血爲主骨藏肉中八面拱心大忌
橫畫凡過橫畫皆變化使圓之鍾繇每筆爲
圓猶近楷法真區而行長王羲之筆方字圓
一變楷法獻之筆圓字方求意家君乃差戢
緩耳大要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故
曰行書尤貴偏傍緊密間白寬舒神閒思暢
則圓活自然稍加拘束卽儻矣所以右軍修
袂帖冠絕千古以其工夫精熟適意自然也
草書 草書貴使轉屋漏法食指用力中指掩

轉壁折法名指使轉中指用力有圓無方有直無橫

小草 王羲之草用楷法大指用力食指使轉
晉人皆然獻之草食指用力中指使轉六朝
人皆然矣張旭大草皆用羲之法懷素皆用
獻之法

章草 漢章帝時承光明之餘章奏繁多八分
亦不暇給乃變八分作章奏章者奏也皇象
費筆重務爲奇恠乃八分遺意索靖費流麗

漸近小草矣蕭子雲極輕圓特妙飛白此三家者章草之聖品也曹子建頗局促王羲之止作小草寫之不可入章奏獻之漸疎大矣章草有一筆象形者點或如粟粟如蹲鴟如捲葉葉如桺葉、如蠶葉、如竹葉、千變萬化草畫波擎皆然有一字象形者王羲之之字皆作形王維畫鴈如章草字蕭子雲如字爲字皆作朱鸞形趙承旨子昂少於朱家觴齋學書舊迹猶存學乙字先作羣鵝乙

乙乙乙乙學子字不字先作羣鴈不不不
學爲字如字先作戲鼠如如如累幅以極
其變此法真行草飛白皆然唯於章草見之
耳今世所有古跡呈象急就章索靖月儀帖
蕭子雲出師頌真跡俱在可謂希世之寶皇
象如奇峯恠石骨力有餘索靖如金華翠葉
精妍莫比子雲如晴雲點空輕圓自得天下
古今之爲章草者莫過於是矣然賢精熟大
巧若拙乃爲盡善須先學楷法以得用筆之

妙學小草以熟使轉之功學飛白以窮象形之變閉戶造車出門合轍矣

文淵閣藏書皆宋元祕閣所遺雖不甚精然無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貲生既不知愛重閣老亦漫不檢省往往爲人取去余嘗於溧陽馬氏樓中見種類甚多每冊皆有文淵閣印已丑旣入館閣師王荊石先生謂余與焦弱侯曰君等名爲讀中祕書而不讀中祕書何爲吾命典籍以書目來有欲觀者可列其目以

請少項典籍果以書目來僅四冊凡余所見
馬氏書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則又十無
一二存者又多殘缺訊之則曰丙戌館中諸
公領出未還故也時館長彭肯亭

姓

已予告

歸無從覈問試以訊院吏院吏曰今在庫中
余大喜亟命出諸庫視之則皆易以時刻人
事書非復祕閣之舊矣余亟令交還典籍典
籍亦竟朦朧收入今所存僅千萬之一然猶
日銷月耗無一畱心保護者不過十年必至

於無片紙隻字乃已甚可歎也

鑾坡遺事載宋太祖平江南賜翰林院書三千
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鍇手
校者其後散失過半錢惟演再入院編排得
千餘卷而不成部帙乃知人情不大相遠此
弊自宋已然然今行人司尚寶司皆有藏書
署印者司其局鐫出納公所散失而翰林乃
無一書豈不可恥嘗至一室鑰閉頗嚴問爲
何室曰藏文書者亟命覓其牡啓之乃陳案

牘委棄屋角與糞壤俱積糜爛過半矣因問
藏書在何處吏曰本院從來無書

論九星八宅吉凶之源 自太極分陰陽陽之
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
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
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
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所謂先天
八卦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巽得
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男離得坤

中爻爲中女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兌得坤上
爻爲少女所謂後天八卦也陽道主變其數
以進爲極故乾爲父而得九震長男而得八
坎中男而得七艮少男而得六陰道主化其
數以退爲極故坤爲母而得一巽長女而得
二離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此先天八
卦乃河圖洛書自然之數而不離乎五者也
故先天之合爲生氣焉後天之合爲延年焉
五數之合爲天醫焉乾九合艮六坎七合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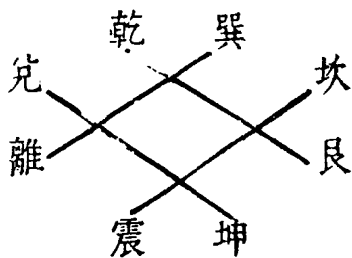
八坤一合兌四巽二合離三陽得十五而陰得五故曰五數之合也五居中央乃土之數故天醫屬土也其不合者則皆凶矣先天圓圖之中越一位而左旋則乾與離兌與震坤與坎艮與巽皆以陰而尅陽凶莫甚焉故爲絕命金也縱而相值則乾與震巽與坤坎與艮兌與離皆陽尅陽陰尅陰其凶次之故爲五鬼火也越一位而右旋則乾與坎艮與震巽與兌坤與離皆六親相刑故爲六煞水也

橫而相值則乾與巽坎與兌艮與離坤與震
金木土相尅而子酉丑午相破害故爲禍害
土也八卦雖錯綜不窮而合者相比而生吉
不合者相尅害而生凶此東西四宅之所以
判而九星分配之所以殊也畫卦自下而上
變卦自上而下故一變而乾得兌兌得乾離
得震震得離巽得坎坎得巽艮得坤坤得艮
所以爲生氣也二變而乾得震震得乾坎得
艮艮得坎巽得坤坤得巽兌得離離得兌所

以爲五鬼也三變而乾得坤坤得乾坎得離
離得坎震得巽巽得震艮得兌兌得艮所以
爲延年也四變而乾得坎坎得乾艮得震震
得艮巽得兌兌得巽離得坤坤得離所以爲
六煞也五變而乾得巽巽得乾坎得兌兌得
坎艮得離離得艮震得坤坤得震所以爲禍
害也六變而乾得艮艮得乾坎得震震得坎
巽得離離得巽坤得兌兌得坤所以爲天醫
也七變而乾得離離得乾坎得坤坤得坎艮

得巽巽得艮震得兌兌得震所以爲絕命也
世所傳遊年歌與紫微卦座其源皆出於此
而特爲捷法以括之時師執流而忘源不復
深求其故此吉凶所以無據也或謂一變爲
禍害二變爲天醫以萬物生於土成於土故
先得之以爲五行基而後金水木火以次相
生近乎鑿矣自下而上旣非變卦之體而五
鬼之火反生絕命之金又理之不通者也此
殆求其故而不得而強爲之說者也

先天圖



兩兩相比爲生氣

斜對爲延年

四角間兩位相對爲天醫

間一左旋爲絕命

間一右旋爲六煞

縱而相直爲五鬼

橫而相竝爲禍害

紫微卦座卽先天圖之變

離	巽	坤	兌
乾	艮	坎	震

對宮爲生氣 穿心直數爲絕命

穿心斜數爲禍害 同邦爲天醫

隔界橫數爲五鬼 隔界間一橫爲

六煞 間一斜數爲延年

乾一對兌二離三對震四巽五對坎

六艮七對坤八對宮卽是生氣如乾

宅開離門於兌宮起生五延六禍天

絕伏自震而坤以次數去則離爲絕

命門凶

通真祕要云門內安危專用紫微紫微卦卽黃
石公八宅對宮吉曜亦名羅紋卦以生氣加
宅之對宮起生五延六禍天絕伏或以伏位
加宅宮起伏絕天禍六延五生俱是中和散
或以延年加門位起延六禍天絕伏生五此是

中起散
起散

今相宅家亦稱陰陽二宅而不諳其故或以墓
爲陰宅宅爲陽宅者謬也陽宅之福德卽陰
宅之刑禍陰宅之福德卽陽宅之刑禍刑禍

之方各有命座一犯之而眷屬必有受其害者可不辨哉今世所傳宅經每稱陰陽二宅不著所以分余細攷而得之按分二宅之法凡新造宅者取其居人移徙來方入路而定之若是故居則依地形川陸定之山東及南爲陽宅山西及北爲陰宅水西及北爲陽宅水東及南爲陰宅路東及北爲陽宅路西及南爲陰宅地形高處爲陽宅低處爲陰宅見日多處爲陽宅見日少處爲陰宅在官府門

東及南爲陽宅門西及北爲陰宅在城郭四通之衢則隨地分以配八卦得乾坎震艮爲陽宅坤兌巽離爲陰宅若四面俱有山水道路去宅近遠相似者則水以深淺道路以濶狹人行以多少山以高下皆取高山深水大道則知陰陽宅也四方山水道路俱相似者則水以清濁流停取清流之水則之山以首尾快鈍取山之極快者則之其山不辨首尾者但令一人於山側近當中大呼而聲有響

應處卽首也

星與宮水火相尅者有二文曲水尅離火星宮之勢相當也水火交煎故有訟焉有崇焉有災盜凶失焉若坎水尅廉貞廉貞勢惡不受尅也勺水而沃輿薪之火點至卽耗定無餘貲家業蕩然矣

星與宮一金一土是相生也然土有二焉巨門入乾兌則資財旺而子孫盛固矣祿存爲陰土陰土重濁金必被埋沒不日生也故田蠶

不旺財帛不興入兌陰人歿入乾男子凶

十年前吾江南未有談陽宅者自山東周志齋
太常署應天府印修學宮以爲當出鼎元而
明年焦弱侯及第志齋所素厚也故士大夫
翕然宗之而志齋又自以爲不及汶上郭箕
川民部滄精余與之同朝數年常過從講究
又得梁止庵山人輩爲之發明大抵有火庵
宅有般移宅有分房宅締構之宅必先立火
庵以爲初爻故曰火庵宅造成坎體卽爲坎

宅非坐北向南之謂也自此移彼謂之般移宅以來路抵向與門竈合成三爻如有造作卽從下抽換名懸空卦一爻分諸子爲數宅謂之分房宅有十五分法至爲繁瑣茲不具列古宅經云宅無宅氣由人爲以變之此論宅之精髓蓋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方位原無定所乃一從人爲起耳今談宅法者不論爲何宅而止從坐向歿法以斷吉凶又何惑其不驗也乃謂宅法驗於北不驗於南豈理

也哉

表叔于完白於城東南隅坐壬向丙造宅三區
皆四進總開巽門或畫宅圖三宅穿宮皆首
層土二層金三層水四層木以示余余笑曰
此業無師傳杜撰之過也法云儘東頭首層
起伏位木星次火次土次金中宅起天醫土
星次金次水次木西宅起五鬼火星次土次
金次水

凡第三進屬木或樓或堂宜高過於水爲金之

財第四進屬火宜低若高則尅金洩木財神
反耗火燭時防第五進屬土土能生金不宜
太低低則不能生金矣凡宅以高者爲主以
金木土三者宜高水火二者宜低又以臺門
屬金爲主以木爲財或臺門屬木爲主以土
爲財所宜高者各有所論不可執一

但入人家看宅有吉凶星辰宮分流年干支相
冲合有吉應吉有凶應凶若貴人橫傍則主
有登科之喜若橫傍冲射星殺主有死凶灾

禍之憂若太歲干支相合星殺亦應如甲與已合之類

假如坐壬向丙屋艮寅宮住有樓脊冲射長急遇丙寅太歲斷作外人果驗蓋太歲干支乃本宮頭納甲也其屋往來門路於巽宮屈摺犯黃泉煞太歲丙與巽卦納辛合寅刑巽宮已又況平番卦破軍金星在巽所以損人八宅細分之有二十四山向門路與宅宅門與本命有刑焉有冲焉有破焉有害焉有祿焉

有馬焉有貴焉有生焉有尅焉皆當細而論之或論納甲或論三合或論六合變通不拘如坎宅開巽門吉矣而坎有子之坎有壬之坎有癸之坎巽有辰之巽有巽之巽有巳之巽如正坐子位則宜於辰上開門坐癸位則宜於巽上開門是也若坎宅開未門未害子又未土尅子水主有腎疾又坎宅開震門雖吉而星爲巨門天醫屬土亦主腎疾長男當之應在申子辰年月若坎宅開酉門子酉相

破坎宅開午門子午相冲他可類推

懸空裝卦訣帶去二爻呼住宅爲三相氣口退
爲初此般移法也假令陽入陰位虛布一陰
爻帶一陽爻再加氣口一爻成卦若陰入陽
位虛布一陽爻帶一陰爻亦加氣口一爻成
卦凡氣口向南向西是陰爻向北向東是陽
爻假令正西遷入正東陰入陽位先得震爲
雷卦三爻在上然後虛配一陽爻帶去二爻
卻是陰爻住北房氣口向陰是一爻通前得

雷山小過凶

敝移法從西北入東南門向北開爲般得六煞
方法主殘疾官灾小口多死余同年張明初
比部恒顧海揚侍御際明皆犯之不旬日張
家出痘喪子女三人顧騎馬將及門忽驚而
蹶折其左肱其驗如此

余里中一老友劉生素不信陰陽機祥之說一
日過余見余搆屋謂余曰開門極關係吉凶
宜審擇之余知其必有爲因詰其故劉曰予

向開一後門而失火失盜官訟退田術者勸
予塞之禍乃已可不信乎余漫笑曰人受命
於天奈何歸咎一戶劉曰不然何術者之奇
中也居數日劉生引術者樂生來余虚心訪
之樂曰劉本命丙戌爲上元生人寄位乾宮
而所開乃坎門爲六煞在法應火盜官訟退
田某亦不知其所以然其書具在因啓篋出
以示余其書名金光斗靈經專以人命論宅
門余用而試之良驗後官於京師聞有聽調

縣令王姓者精於宅法乃專用此書

往往奇中屢欲訪之而以煩促故不果

南陽孔生爲人卜宅又單論竈禍福尤捷如

響工部郎中閻春藿邦嘗師事之得其訣

授余大抵亦從遷移起數不論宅坐向與夫

所謂宅無宅氣由人爲以變之者皆未嘗不

符合也

關煞三十四犯之極凶流星一至禍不旋踵然

有制伏之妙焉假如大門是壬山丙向癸亥

分金坐甲子穴室五度是火關金丙向屬火
火尅金門上起武曲金星金生水第一重是
文曲水星本不宜高惟此分金第一層宜高
大反吉若土爲關煞亦吉第二重乃文曲水
星生貪狼木星最宜高大惟此分金不宜太
高恐木助火爲殃第三重乃貪狼木星生廉
貞火星若第三重高大遇流火一到必主回
祿無疑否則定受癆瘵肺痿久咳之病甚則
傷金命人餘倣此

七體六壬捷徑

釋七體逆順貴神歌

七體逆順先究月將加

干逆狩貴先反體天定後歸地分夜晝從戌
至巳逆行以辰到亥順就貴騰朱六勾青空
白常玄陰后

釋七體逆順定四課三傳歌

七體從何定先

時後將成掌上求傳課干支倣體行

釋伏吟歌

伏吟無克陽初日陰日傳辰訣最

真三傳逆運皆刑盡陰逢有克日先呈初值

自刑中何取辰初日次日初辰自刑若在中
傳見中傳冲卽末傳神

釋返吟歌 返吟有克卽初傳比與涉害例亦

然初末兩傳同一字中冲初末妙通玄

釋井欄射歌 返吟無克井欄射丁巳辛臨丑

未中丑日登明未太乙辰中日末用其冲

釋七體變傳歌

三宮丁巳丑日雖掌中四位無遙克一在干支上重非別責乃

也 昂星

五六無遙克卽昂三位同無剋八專四

無遙克名別責此訣千金不與傳

釋昴星歌

五六無遙克當以昴星宿陽日地

酉上中辰末日穹陰日天酉下中日末辰窳
酉上從傳轉酉下反傳宗賢神司順逆陰日

昴星同

穹窳
天也

釋八專歌

三位同無克八專陽日日陽順行

三陰日辰陰逆三位陰陽中末日陽傳

釋別責歌

四無遙克別責例柔日支前三合

位剛日干合天神初剛柔中末日陽寄

釋六體順逆賢神臨傳歌

伏吟甲戌庚臨丑

返吟暮未取冲言乙巳順聯冲後暮辛旦冲
前暮逆聯丙丁順間順三合壬癸逆合逆間
傳此是神仙親口訣掌中六體貴人鈴課傳有七
體貴人今言六體者乃貴人不降辰戌無順逆三宮也又訣云順體

逆求逆體順求課體辨順逆貴體定貴神
初傳從賢體中末倣傳行

釋吉凶神煞加臨歌 天地加臨凶與吉但依
七體掌中輪地上天神同體轉反傳天覆地
中辰

釋三傳天干捷法歌

甲巳化土乙庚金丁壬

木今水丙辛戊癸火從寅上發父兄子才官

的真

釋涉害見機察微歌

見機凡事宜見機主先難後易察微宜細察其微若

辰戌加孟主產婦多驚涉害凡事艱辛

涉害五邪逆間傳逆

合松

庚寅辰

覆路井田順合巳卯并巳亥甲辰

冲後鋒冲前

釋涉害陰陽相反歌

路松五

逆三合

十一

順間傳

山井三

逆間傳

白羊

冲前

覆八

冲後

兼辟子

順間傳

剛

日用辰良金鋒九

順三合

洪十

順四正

洪林鋒六

冲前鉉涉害陰陽反柔日用剛強

四課三傳直說

凡四課中一上克下以上爲

用爲元首一下克上亦以上爲用爲重審上

下互相克者取下克上爲用亦爲重審上下

二三四克者取與日比者爲用爲知

一陽日比
二陽陰日

比陰二上或三上克下與日俱比俱不比者以

地盤孟仲季定用神先取孟無孟取仲無仲

取季若受克神臨地盤俱孟俱仲俱季爲復

等剛日取日上神爲用

上右戊辰第六課
長庚戊辰第七課

雖

有柔日取辰上神爲用之訣柔日本無復等
此乃對待之言耳用起四孟爲見機用起仲
季爲察微若二下或三下克上取地盤所克
之天神順歸本家路經克多者爲用爲涉害
如甲辰日第五課以孟漢仲淺取用神三傳
戊午寅以路經克多者取用神三傳子申辰
若歸本家不經克者依前例取見機察微所
以順逆連茹無涉害者乃路近無克故耳若

受克二神歸本家路經克均者爲涉害復等
取先舉者爲用如甲午日第十一課申辰俱
受下克以辰先舉取辰爲用四課中上下無
克先取神遙克日爲用爲蒿矢無神克日次
取日遙克神爲用爲彈石 又剛日遙克爲
蒿矢柔日遙克爲彈石或日遙克兩神或兩
神遙克日取與日比者爲用又有四課無遙
無克陽日爲仰昂爲虎視轉蓬陰日爲俯昂
爲冬蛇掩目三課無遙無克爲別責兩課無

克爲八專返吟無克爲井欄射已上變傳依
前歌取三傳

凡征伐先視日課與將課之陰陽二神和否并
二神之生克制化刑冲破害旺相休囚空亡
墓絕次視二課末傳之生克旺相以決勝負
若日課之陽神與將課之陽神和宜揚兵於
九天之上與陰神和宜伏兵於九地之下候
時至舉兵大勝將課之神克日課之神大勝
日課之神克將課之神或日之末傳克將課

之末傳不可舉兵將之四課多水末傳亦是
水宜征南火宜征西金宜征東土宜征北凡
安營寨東支子南支卯西支午北支酉此大
將軍定位亦宜伏兵豹尾之下九天之上宜
下營寨止宿豹尾局尾之冲位是九天春寅
夏巳秋申冬亥上神是行軍吉凶以申子辰
下神定之 假如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四月
十一日甲子太陽在申宮昴八度主將本命
丁丑行年在亥辰時發兵以申將加發兵

甲子之上逆至辰時乃順三合體凡求地上
天神從順三合凡天神加地盤以逆三合求
之求日之四課從順三合甲午戌子辰申求
日之三傳一上克下以辰爲用三傳辰申子
且貴立酉爲逆貴甲日貴神乃伏吟體辰得
玄武申得青龍子得騰蛇主將本命丁丑以
申將加主將命之丁子逆至辰時亦是順三
合體凡日課與將課
七體永定相同求將之四課丁亥卯丑
巳酉求將之三傳一下克上以酉爲用三傳

酉丑巳將之四課陽克日陽陰克日陰太冲
又臨行年太乙又臨本命本是全勝之課但
將課之末傳受克所喜者勾陳救之雖衰水
不能克旺火終嫌所傷余斷云出師征南必
大勝士校不立大功亦無大賞賚或恐主將
小有不利後征南果得大勝士校如其占主
將有錢糧之累終無大咎可見日課與將課
未傳皆不可忽論六壬者但知日課而不知
將課故表而書之 子日乃北支大將軍在

卯 豹尾夏在巳逆三合巳下有丑止
丑以子爲亭亭逆三合子下有申亭亭在申
上將居之迷路天罡加仲中道通處險隘勿
在中間并亥子上有卯辰卯辰上有水 問
賊所在甲日遊都丑逆三合丑下有酉賊在
正西 問賊來否游都在酉在日辰後不來
出圍斗下有子出正北方 右甲子日出軍
課乃故友黃參軍廉爲陸北川中丞穩所推
蓋討海賊張璉云璉旣擒而中丞乃以註誤

歸挾黃俱返吳興至今家焉余所用七體六壬亦黃所授也將課之說今談壬談兵者皆罕知之余嘗以告易水梁止菴止菴驚曰此兵家祕傳公何自得之

奇門之術以超接置閏爲要而今術家以爲符先節到則用超節先符到則用接超過旬餘則置閏如是而已蓋以意論而無一定之準程余心疑之而又無以易也呂鴻臚需嘗謂余當以拆局補局爲是且自言久於兵間得

於達人而屢試之後聞欽天監進御壬遁

曆亦用此法而又不能無顛倒之疑及晤易
水梁山人然後得其法蓋三百六十五萬二
千四百二十五者歲周之日也以歲周之數
減去十萬零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
而以其餘十二歸除之得二十九萬五千三
百零五分九十三秒爲朔策以歲周之數二
十四歸除之得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四
分三十七秒半爲氣策以一歲三百六十日

爲率餘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爲通餘分
以一月三十日爲率朔策所不及者四千六
百九十四分零七秒爲朔虛分以半月十五
日爲率氣策所餘者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
十七秒半爲氣盈分倍氣盈加一朔虛而得
九千零六十二分八十二秒爲一月之閏以
十二乘之得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
十四秒爲一年之閏若以歲周數累減朔策
則不及減者亦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

八十四秒所謂閏餘分也故以歲餘分求來
年冬至超神之數爲陽超策半之得二萬六
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求夏至超神之數爲陰
超策以氣策之餘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
七秒半累加之得各節超神之數爲氣餘率
以閏餘分爲閏期以閏期加半歲餘得一十
三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分三十四秒爲閏限
在閏期已下用超局在閏期已上用接局過
閏期未滿閏限則當置閏率於二至前大雪

芒種節內重用三局過此卽在閏期已上亦
無閏矣其滿閏限已上及在閏限以下者無
閏可知也其三歲一閏十九年而七閏與曆
法置閏畧同乃知趙神接氣固自然不易之
數而世罕有知者何哉古歌云閏奇閏奇有
妙訣神仙不肯分明說又云趙神接氣若能
明便是天邊雲外客其鄭重如此余懼夫瞶
瞶者之誤世無已也而不惜洩之

求冬夏二至趙接法以弘治戊申爲元置歲餘

分五二四二五在地以距年積算減一乘之
得數加入超準滿六十萬則去之如不滿以
十五萬累去之餘不及去者便是所求之年
天正冬至超接之數也 假如萬曆戊戌年

距弘治戊申一百一十一年減一算置五二
四二五在地以一一乘之得五百七十六萬
六千七百五十加入超準二千五百七十五
分得五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以
六十萬去之餘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分又以十五萬累之去一次起巳卯去二次起甲午存六萬九三二五是節氣未到符頭

先到超過六日乃庚子日方交冬至節也

置冬至超過數在地加入陰超策卽夏至超過接之數也 如求萬曆戊戌年夏至置冬至數三十六萬九三二五在地加陰超策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得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三十七分半是超過九日乃癸卯日方交夏至節也

視二至超過之數在閏期以下用超局在閏期
已上用接局二至用局既定則其餘諸氣以
十五日實揆 如求戊戌年夏至次氣置九
萬五五三七五在地以氣餘率二千一百八
十四分三十七秒半累加之 小暑九萬七
七二一八七五 大暑九萬九九〇六二五
立秋十〇萬二千〇九十〇六二五 處
暑十萬〇四二七五 白露十萬〇六四五
九三七五 秋分十萬〇八六四三七五

寒露十一萬〇千八百二八一二五 霜降

一十一萬三〇一二五 立冬一十一萬五

一九六八七五 小雪一十一萬七三八一

二五 大雪一十一萬九五六五二五

置閏法 視二至超接之數在閏期以下則無

閏在閏期以上則當置閏若滿閏限已上則

又無閏矣若冬至當閏則於前大雪節重用

三局若夏至該閏則於前芒種節重用三局

除二至外餘氣超數雖在閏期以上亦不置

閏也 如戊戌年大雪數在閏期以上合於
十三日甲午符頭起重用三局 置大雪數
加一氣餘率得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爲已
亥年天正冬至之數在閏期以上用接局
以十五萬爲率所不足者三萬有奇故交節
後三日而後用已酉符頭入局謂之接氣也
年禽起例 古人以紫炁紀直年宿蓋紫炁在
天無象二十八年一周天卽年禽也今人習
用而不知耳 洪武甲子在虛 正統甲子

在奎 弘治甲子在畢 嘉靖甲子在鬼
月禽起例 如一元甲子起於虛則前癸亥年
冬甲子月便是虛宿直月矣正月當是室宿
而今禽家乃是角宿蓋誤以去年之十一月
爲本年之十一月故也 訣曰識得年禽月
易求日室月星火逢牛水參木心金值胃土
宿須從角起頭如房虛昴星四箇太陽直年
正月起室每月一星順行十二月是也

月禽鈴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

陽 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
陰 星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
火 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
水 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氐房
木 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
金 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土 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

日禽起例

一二四二五 因乘除四七

五紀易一准 今准一三一 加節與相同

一亢二萬氏 二十一萬井 十一萬爲危
二十八萬角 禽星真祕的

求立春日禽法置宿章全分一萬二千四百二
十五爲實以積年爲法乘之得數加準滿二
十八萬去之不及去者命角宿筭外卽得其
年立春日禽也如求次氣者累加氣策一十
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滿二十八萬去之

弘治甲子準二十二萬五四八七 嘉靖甲
子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 未來甲子準三

萬六四八七 假如求萬曆戊戌立春日禽
置一二四二五以嘉靖甲子至今積三十五
算爲法乘之得四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五
分加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共得五十六萬
五千八百六十二分以二十八萬去之二次
去盡止餘五八六二卽係立春日是角宿也
如求雨水日禽者加一氣策得一十五萬有
零十一萬爲危十五萬爲婁卽係雨水日禽
是婁金狗

求正月初一日禽法置宿章全分用積年乘之
加準減去當年閏餘分滿二十八萬去之用
太陽入氣太陰入轉朏減朏加過便是正月
初一日宿也一萬角二萬亢三萬氐四萬房
餘倣此大月加雙小月加單 弘治甲子一
十萬七千五百九十八分零六秒 嘉靖甲
子一萬三千零九十八分零六秒 未來甲
子一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八分零六秒
假如求萬曆戊戌年正月初一日 萬曆一二

四二五以三五爲法乘之得數加準共四十
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三分零六秒減去閏餘
分一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九分一十一秒
存三十〇萬三千六百二十三分九十五秒
以二十八萬去之存二萬有零卽係元旦是
亢宿直日也其求閏餘分及太陽入氣太陰
入轉朧減朧加具載大統曆法不復繁引

日法亦如年例以甲子已卯甲午已酉四箇直
日之宿爲符頭名氣將各管十五日如一元

甲子虛宿直日卽以虛爲符頭氣將總管至
戊寅十五日

時禽起例 歌曰七曜禽星會者稀日虛月鬼
火從箕水畢木氐金奎位土宿還從翼宿推
右訣自一元以至七元皆用以起子順行十二
時而不知起於何時乃爲倒指之法每退一
星遁起如二元日鬼月箕之類画蛇添足誑
惑愚蒙可恨也且如一元甲子終癸亥壁水
獮直日子時起畢順數至亥是亢宿直時則

明日二元甲子日子時直宿當是氏連續不
斷自然之理也今乃越十二禽而以奎豈理
也哉彼蓋見一元之首日時同起於虛而以
爲元元皆當以時從日也謬亦甚矣余久疑
之而猶以爲古法未可輕變迨後晤梁山人
乃信古法真不倒指且傳自異人屢試有驗
故論而著之

進退大法 每一節氣以第一宿爲將星統領
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如一元甲子以虛爲日

將之首以將星從虛數起次危室壁至星而止蓋自甲子至戊寅此十五日爲進星其虛以前如牛斗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張十三宿爲退星卻在七元甲子之末逆數自女至張而止一元十五日既終則此十五星爲退所爲進而退也至第一元第二節氣卻用張爲首以張氣將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從張數起次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而止則張以下十三宿乃七元末之退今

同一元首既退之虛危二星退爲十五宿入
爲進星此所謂進而退也自此以後室爲第
三氣之首星二十五宿進十三宿退其十三
宿後進則同於十五宿之首二宿爲十五以
周氣候七元甲子皆同一例循環無窮靡有
間隙此五行之氣運行不息自然之妙也

一說退下之宿入未申酉戌亥子丑進星位
爲退中進占病今日雖退明日又來如進星
入午巳辰卯寅爲進中退求財問事今日雖

許後日番悔凡以類推